



铁笔春秋



美国
萧逸著

萧逸作品全集（之十六）

铁笔春秋

「美国」萧逸

铁笔春秋

(上、下)

(美国) 萧逸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2 印张 4 插页 513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000

陕版出图字 25—1998—062

ISBN 7—80605—702—1/I·607

定价：33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：725000)

第十二章 焦孟双将

古浪在“东兴店”内，遇见了哈门陀，被他查问了半天。

古浪辞出之际，哈门陀要把他最珍贵的一种暗器送给古浪，古浪称谢着伸手欲收，哈门陀突然说道：“我来为你放好！”

一语未毕，双掌已如同闪电一般，按向古浪的肋下，古浪万料不到，闪躲不及，哈门陀的手掌，已经贴在了古浪的腰际。

古浪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，一时不知所措，哈门陀把那盒金星暗器放进古浪的革囊之中，笑道：“好好的保存，我对此物的重视，不在春秋笔之下呢！”

说着缩回双手，古浪愕然不知所以，哈门陀见状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古浪极力镇定着，说道：“没……没有什么！”

哈门陀挥手道：“那么快回去吧！不要引起丁讶猜疑。”

回头望了望牛婆，接道：“我还要查问这个妇人一番！”

说完就把房门关上。

古浪这时才稍微平静下来，一颗心却仍砰砰跳个不停，忖道：“奇怪！他发现‘春秋笔’在我怀里，怎么会毫无反应？”

想到这里，他不禁探手入怀，一摸之下，立即惊得面无人色，原来革囊之中，除了哈门陀放入的那盒金星之外，“春秋笔”及那粒红珠早已不翼而飞！

这一路下来，古浪提心吊胆，千辛万苦，为的就是保留这支“春秋笔”，却不料竟在快到达地头时将它遗失！

古浪身上已经惊出了冷汗，他忖道：“今天早上我检查过，还好好地在我身上，什么人能由我身上取走，而我竟会没有丝毫感觉？”

今天这一天，与他接触过的人，也不过就是这么几个人，“春秋笔”怎么失去的？真使他百思莫解。

古浪在门外站了半晌，想不出个结果，又惊、又怒、又急，再加上疑惑，不知不觉间已是浑身汗透。

他正在不知所措之际，突听哈门陀低沉的语声，由房内传了出来。

古浪蓦然一惊，忖道：“绝对不可能是哈门陀！在他把金星放入我怀中时，春秋笔根本早已不在了！”

他又思索了一阵，仍然毫无要领，只得颓然地离开了“东兴店”，一路失魂落魄地返回客店去。

古浪回到客栈房中，见丁讶还没回来，便立时翻床掀被，仔细地寻找，但是哪里有“春秋笔”的影子！

古浪已经急得不止出了一身汗，这时黄豆大的汗珠，又开始滴流不已，一件长衫整个地湿透了。

他坐在一张椅子上，思忖道：“莫非是丁讶？除了他，我不曾与任何人接触过！”

想到这里，古浪惊怒交集，加之丁讶到这时还没有回来，使得古浪更加疑心。

他忖道：“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如此看来，桑燕说他是——大恶魔，果然是不错了……”

想着想着，一股怒火冲上心头，他紧紧地咬着牙，一双剑眉飞扬而起，俊目射出了火焰般的光芒，低声自语道：“丁讶！

如果真是你所为，我古浪走遍天涯也要把你寻到……”

古浪才自语未竟，房门突然推开，丁讶喘息着走了进来。

古浪不禁霍然而起，惊异万分，忖道：“啊！他居然还敢回来……”

丁讶倒在一张椅子上，喘息着说道：“唔……你先回来了，有什么发现没有？”

古浪双目炯炯地望着他，说道：“我碰见哈门陀了！”

丁讶闻言把身子撑了起来，但随即又靠了下去，说道：“这原是我意料中事，他对你说了些什么？”

古浪压低了嗓子，用一种急促的声音说道：“春秋笔丢掉了！”

不料丁讶摇摇手，说道：“春秋笔丢不掉，快告诉我他说了些什么？”

古浪闻言惊疑交集，说道：“是丢掉了，已经不在我身上了！”

丁讶脸上泛起了一丝笑意，说道：“没有丢！我说没有丢就是没有丢！”

这一来可真把古浪弄得莫名其妙，一双俊目盯着丁讶，疑惑地说道：“难道……在你身上？”

丁讶含笑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我早就防着他有这一手了，如果不是我有先见之明，你可就惨了！”

古浪闻言惊喜交集，他万料不到丁讶竟有这一手，叫道：“快给我！你……怎么会拿去的？我的魂都吓飞了！”

丁讶由身上摸出了春秋笔，交给了古浪，说道：“好好收着，下次可要注意了！”

古浪有如拾回了自己的生命，无限兴奋地把“春秋笔”收起，说道：“丁老，你真了不起，怎么算得这么准呢？”

丁讶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别说这些废话了，刚才我也到‘东

兴店’去过一次，因为有事没多耽误，他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？”

古浪便把哈门陀的一番话，详细地告诉了丁讶。丁讶听完之后，笑道：“我早知道这老小子不会放过我，可是我已数十年不出江湖，他怎么打听也打听不出我是什么人来！”

古浪问道：“你刚才到哪儿去了？”

丁讶站起身子，来回地走了几步，说道：“我把琴子南他们那批老家伙都探察了一遍，看样子由这里前往‘黄角桠’路上，恐怕会有不少事故呢！”

古浪剑眉一扬，说道：“怎么，难道他们又要动手？”

丁讶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多半是这么回事，我们明天一早动身，我还有点事，待会必须去办！”

他们二人在室内又谈了片刻，丁讶又出店而去。

客店之中，出奇的宁静，任何事也没有发生。

直到二更时分，丁讶才回得店来，古浪问了半天，他都是含糊其词，不肯说出他去过什么地方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古浪与丁讶便策马上路，往内地进发。

四川多山，驿道大多回绕曲折，不少贩卖药材、日用品的商人，都赶着驴子，成长串地赶路。

驴子，凡是到过四川的人都知道，几乎是一般做买卖的人不可缺少的伴侣，虽然四川的“川马”脚程也不错，但是长途跋涉，比起驴子吃苦耐劳的劲儿就差多了。

一路上古浪策马急驰，赶过了那批商人驴队，四下景色就逐渐荒凉了。

这段驿道，两旁均是山林，众木之中，尤以梧桐最多，高有数丈，小颗褐黄色的梧桐子，长在弯匙般树叶的边缘，随着寒风飘了下来，十分富有诗意。

古浪游目四顾，笑道：“这倒真是一幅寒山驿道图啊！”

丁讶在前座嗤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你别只顾看风景，这等荒山乱径，正是盗贼出没之地，小心提防着吧！”

古浪被他说得心中一动，观赏风景的兴致，也打了一个折扣，不禁叹了一口气。

丁讶回过头来，笑道：“你为什么叹气！”

古浪说道：“我常想，这些走江湖的人，如果能够不意气用事，那该多好，现在弄得凶杀遍处，眼前放着风景却无福欣赏，真是……”

丁讶笑道：“天下哪有这么十全十美的事？老弟，既入江湖，就得豁出去，你还有大半辈子，够你受的呢！”

二人谈话间，马行如飞，已经跑出了十余里地，天色始终阴霾不开，丁讶望了望天色道：“看样子今天又要下雪了呢！”

古浪皱着一双剑眉，说道：“若是下雪，这条路可就更难走了！”

丁讶接口道：“我希望能在下雪之前，赶到‘剑阁’县！”

古浪摇头道：“恐怕来不及了，这一带路面不平，比起川中来更为难走，且尽是上坡路，只怕马儿也吃不消。”

丁讶接道：“不管它！能赶到哪儿就是哪儿！”

二人不再说话，那匹骏马冒着刺骨的寒风，四蹄如飞，可是因为这一路全是上坡，所以比起平时的速度差了很多。

古浪心急如箭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忖道：“但愿我能平安到达桑家堡，见到桑九娘就好了。”

这时他突然想起算命的牛婆，问道：“丁老，那天你曾到‘东兴店’去，那算命的牛婆到底是什么人物？”

丁讶笑道：“她是桑家堡的人！”

古浪啊了一声道：“啊！她是桑家堡的人？她找我做什么？”

丁讶接口道：“一入四川境内，各处都是桑家堡的人，这牛

婆也是九娘的眼线之一。”

古浪闻言心中暗惊，忖道：“莫非桑九娘是一个占山为王的女寇！”

这念头很快被他自己所否定，他忖道：“她如果是女寇之流，绝不会与阿难子相交，再说她还是前代笔王之妻呢！”

他才想到这里，丁诒又拉着道：“这一次我随你入川，九娘早就有了消息，所以她派牛婆找你，无非是打探我的情形，好使她从容预备躲避我！”

古浪有些不太明白，说道：“她若是避不见你，还要作什么准备呢？”

沉默了一阵，丁诒长长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以前我曾经多次来川，每次她都是避而不见，声称要见她必须要有‘信物’，这一次我有了这粒‘红珠’，她虽不欲见我也无可奈何，所以她派出了多人来打探，看我是否已有信物在身。”

古浪这才恍然，说道：“若是她知道你有‘红珠’作为信物，她该怎么办呢？”

丁诒苦笑道：“很简单，她只有避开，躲到别处去！”

古浪心中一惊，说道：“她既然怕你有信物，那么她很可能已经避开了！”

丁诒摇头道：“这就是我要与你同来的道理，她要等你一睹，所以一时不会避开！”

听丁诒这么说，古浪才放了心，说道：“我就是怕她避了出去，那我就真不知怎么办好了。”

丁诒道：“她要避的只是我，与你无关，放心好了，绝不会为了我而误了你的事情！”

古浪心中很是感动，丁诒又接着道：“我与她十年不见，彼此也这么大年纪了，本来已没有再见面的必要，可是我有几句

话，如果不能与她当面一谈，是死难瞑目的。”

这个老人不住地喟叹着，神情很是黯然，古浪心中很难过，但因不知道他们之间的事究竟如何，也不好安慰他。

这时丁讶抬起了头，说道：“下雪了！”

纸屑般的薄雪，片片地飘洒下来……

天寒之时，刚开始下的雪花，便是这种“水雪”，因为它一落到地上，立时就化了，四川人称这种雪为“豆花雪”。

这时满空飞舞着“豆花雪”，古浪皱眉道：“哼！料不到居然下得这么快，这一下可讨厌了！”

由于这一段驿道，均是黄泥，经过雪花融化浸透之后，必定泥泞不堪。

古浪奋起了精神，双手用力一抖马缰，大喝一声，那匹任重道远的骏马，立时狂奔如飞，口中的热气有如一团浓雾似的。

好在这时上坡路已经走完，地势渐渐平坦，并且有下坡的趋势，所以那匹神驹，越发快得出奇。

可是“豆花雪”也越落越密，满空飞舞，不一刻的工夫，古浪及丁讶身上，已经满满地覆上了一层，衣服均被浸湿了。

丁讶还好，穿的是老羊皮袄，雪触即化，随即蒸干，古浪只着了一身夹劲装，所以一阵阵的寒风透体而入。

好在他年轻力壮，毫不在乎，可是黄泥地已经渐渐泞滑，不大好行走了。

丁讶回过头，叫道：“慢些！慢些……仔细马滑倒了，那才有得罪受呢！”

在这种情况下，古浪也不得不放慢了速度，阵阵的寒风，夹着雪花，吹得他口鼻难开。

丁讶好似被寒风吹得有些受不了，他用衣袖紧紧地掩着口鼻叫道：“能不能停一下，找个地方避避风？”

古浪抬头望了望阴沉沉的天空，摇着头，叫道：“没用……这风雪……不会停，等也是白……白等！”

像这种气候，所有的客商行旅，差不多都投店了，只有古浪这一骑二人，还在继续前进。

这在武林道中的朋友们来说，原是平常的事！不过像今天这种风雪交加，路又泥泞的情形，古浪还是第一次碰到，所以觉得非常伤脑筋。

他心中忖道：“看样子真得找个地方避一避才行！”

才想到这里，突听一阵乱蹄之声，由前面传了过来，古浪及丁讶二人，同时举目望去。

风雪之中，只见两匹健壮的小川马奔驰过来，马上坐着两个半老的妇人，她们都是一身劲装，用一块黑绢包着头，但是鬓角之处，却露出了花白的头发。

两下相距还有一丈多远，那两个妇人突然停下了马，其中一人向古浪作了个手势，令他也停下马来。

古浪心中很是诧异，便把马缰一带，马儿立时停了下来，不住地喷着热气。

两个妇人策马缓缓走近，把古浪围在中央，她们所骑的两匹小川马，与古浪那匹伊犁骏马比起来，简直小得可怜，但是它们的精神却是不错，咻咻不已。

古浪奇怪地问道：“两位有什么指示？”

其中一个黑脸的妇人问道：“你姓什么叫什么？”

古浪见她口气不善，心中很不高兴，但是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不便发作，便道：“我叫古浪，你怎么称呼？”

那黑脸妇人点了点头，沉吟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我姓焦，你以后叫我焦大娘就是了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用手指着身旁另一妇人道：“她姓孟，以后叫她

孟大娘！”

古浪略一打量那孟大娘，只见她皮肤也很黝黑，身躯微胖，非常健壮，心中不禁暗笑，忖道：“倒真是有些像焦赞孟良了！”

这时焦、孟两个妇人，不住地打量丁讶，好半晌，孟大娘才用手指着丁讶，用一种比男人还要粗鲁的声音问道：“这个干老头子是谁？”

古浪略为迟疑，望了望丁讶，丁讶本来是低着头的，这时扬起头来，无力地望了她们几眼，说道：“你们知道我是谁，又何必明知故问呢？”

听了丁讶的话，焦、孟二妇人脸上都微微变色，她们二人立时聚至一处，低声地讨论起来。

她们一面低声地谈着话，四道贼似的目光，还不住地溜过来，一直过了好半晌，还没有谈出个结论来。

古浪实在不耐烦了，说道：“喂！若是没有事，我们可要走了！”

焦大娘转脸摆了摆手，说道：“别忙，我们马上就有结果。”

古浪实在气不过，低声对丁讶道：“丁老，她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丁讶微微一笑，答道：“等会她们自己会告诉你。”

说到这里，焦、孟两个妇人似乎已然商量好了，再次把马驱了过来，围住了古浪和丁讶。

那焦大娘用手指着古浪，提高了声音道：“告诉你，我们是桑家堡派出来的……”

古浪闻言心中一惊，丁讶慢吞吞地说道：“桑家堡来的就桑家堡来的，何必叫这么大声，莫非想自找麻烦么？”

焦大娘气得不满地翻眼，但是她对丁讶似有很大顾忌，所以未还口，同时果然把声音也放低了些，说道：“你叫古浪，这名字九娘提到过……”

古浪心中更是诧异，忖道：“桑九娘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难道师父告诉过她？”

想到这里，古浪才有些恍然，忖道：“如此看来，师父早已为我作了安排，丁讶也是他安排的，可是他为什么不告诉我……”

焦大娘又接着说道：“你此来的目的，是想进入我们桑家堡，若是你一个人，自是没有问题，有他跟着，只怕九娘绝不会见你！”

她说着用手指了丁讶一下，古浪闻言心中暗喜，因为桑九娘已经表示愿意接见自己了。

他含笑说道：“多谢大娘指点，这位老先生只是要我趁便把他带到黄角桎，一到黄角桎，自然与我分开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那孟大娘又叫道：“孩子！你上当了……”

她的嗓门似乎比焦大娘还大，当她讲到这里时，发现丁讶正在瞪着她，气得撇了一下嘴，不过声音已立时放低了，继续说道：“你年纪轻轻，不知道人心的险诈，他是何等人物，难道你一点不清楚么？”

古浪笑道：“昨日曾碰见你们小姐公子，对这位老先生，他们也说了不少话。”

孟大娘用力地拍了一下大腿，说道：“对呀！我们大家都是为了照顾你，他可不是个平常的老头，是个大恶魔！”

她说到这里，丁讶抬了一下眼皮，说道：“孟大娘，说话小心些！”

孟大娘听丁讶这话，好似深有顾忌，又好似很害怕，立时把两片厚嘴唇闭得紧紧的，一言不发。

古浪笑道：“两位一定是信了别人谣传，这位老爷子极为善良，又有重病在身，怎可说是恶魔呢？”

焦、孟二妇，见古浪不信她们的话，脸上都有了焦急之色，焦大娘把马驱得更近一些，说道：“你是年纪太小，不懂事，干脆告诉你好了，我和孟贤妹是来接应你的。”

古浪有些不解，问道：“接应我的？”

焦大娘点头道：“不错！你入川之后，我们桑家堡的人，便有责任保护你，若是你与……这位老爷子在一起，万一出了差错，我们就无能为力了！”

由她的口气听来，除了丁讶之外，任何人她们都不怕似的。

古浪心中忖道：“你们哪里知道，不少厉害的人，都是靠他才打发走的呢！”

这时焦大娘又接着说道：“九娘交下的差事，向来是必须做到，希望你能与我们合作，赶快离开他，我们可以保护你到‘黄角桠’！”

古浪装出不太了解她的意思，说道：“我很感谢二位的好意，可是我已经答应这位老爷子，要带他到‘黄角桠’，江湖中人，最重许诺，我总不能背信不顾，抛下这重病的老人不顾吧？”

焦、孟两个妇人，闻言无可奈何地互望了一眼，那孟大娘说道：“好吧！你是年轻不懂事，等你知道厉害的时候就晚了。”

焦大娘接口道：“我们是一番好意，既然你执意如此，我们也没有法子了。”

说完与孟大娘一齐向丁讶拱了一下手，说道：“丁老，我们不敢得罪你，刚才的话，如有不入耳的地方，还请你别见怪，都是九娘……”

才说到这里，丁讶摆了摆手，说道：“不必说了！我哪有闲工夫与你们生气！”

焦、孟二妇又施了一礼，这才带马而去，古浪叫道：“二位大娘，你们的好意我实在感激，等见了九娘之后，再当面致谢！”

焦大娘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但愿你见得着她……一切自己小心吧！”

说罢，两匹马与古浪的马交错而过，冒着风雪，向“广元”镇方向驰去。

古浪一直望到她们背影消失，丁讶咳嗽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还不走？雪下得更大了！”

古浪这才回过了头，催马前行。

他心中思索着她们的话，时惊时喜，又夹杂有很大的疑惑。

丁讶却是一言不发，双手套在袖筒里，低着头，随着马跑的势子一摇一晃。

古浪忍不住问道：“丁老，方才那两个妇人你认识么？”

丁讶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这焦、孟二将，我自然认识。”

古浪又道：“听她们的口气，桑九娘好似对我还不错。”

丁讶冷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哼，哪有这么简单！”

古浪一惊，忙道：“怎么，你说她还是不愿意见我？”

丁讶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谁知道，我与她已数十年不见，也许她的脾气变了，不过我想总不会太容易的。”

古浪心头又是一沉，半晌才道：“她们为什么都说你是恶魔？”

古浪突然问出这个问题，丁讶似乎吃了一惊，回头望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过去的事情，何必再去提它？这一路你说了不少话，赶路吧！”

古浪得不到回答，心想：“以往他在江湖上，想必是个头号难惹的人物！”

这时风雪愈急，鹅毛飞雪，满空乱舞，寒风呜呜，吹得人口鼻难开。

这条路更难走了，雪水泥泞，古浪只得把马速又放慢了许

多。

丁讶也把双手掩在面孔前面，叫道：“下面有座庙，我们休息一下！”

古浪虽然不愿耽误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为了丁讶的病体和马儿着想，也只有答应下来。

不久之后，果然有一小庙宇，在风雪之中隐隐可见，丁讶回头道：“看来我们又有客人了！”

古浪闻言一惊，说道：“什么客人？”

丁讶一笑，说道：“少时就会知道。”

听丁讶这么说，古浪知道必然又有事情要发生了，心中很是愤怒，忖道：“妈的！为了这支‘春秋笔’，这群老怪物真把我缠定了，再遇见他们，我真要拚死一战！”

思忖之际，马儿已然来到了一座庙宇之前，二人一直到庙门口才下马。

古浪下马之后，一手牵马，一手扶着丁讶，赶紧躲到门檐下。

这座庙宇倒也不小，正门上挂着“开元佛寺”四字大匾，丁讶已然催道：“赶快叫门，我冷得紧！”

古浪也觉得他双手如同冰雪一般，心中一惊，连忙用力地捶着门。

过了一阵，里面传来一个嘹亮的声音道：“谁呀？轻点，听见了，听见了！”

古浪提高了嗓子，叫道：“大师父，我们是行路人，请行个方便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庙门已然打开，一个二十左右的小和尚，用僧衣盖着头，叫道：“快进来！唔，好大的风雪！”

古浪连人带马，一同进了庙，小和尚指着天井旁的席棚说

道：“马拴在那边。”

古浪见丁讶不言不语，面色极为难看，心中很是吃惊，忙对小和尚道：“小师父，烦你先把这位老人家搀进房！”

小和尚答应一声，扶着丁讶往厢房走去。

古浪把马牵到棚中，只见另有三四匹骏马，正在吃草粮。

古浪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丁讶说又有客人了，莫非说的就是这骑马之人？”

由于他挂念丁讶的病体，所以略一寻思也就放过，匆匆赶到厢房中。

只见丁讶靠在一张竹椅上，双手捧着一杯热茶，不住地颤抖。

古浪赶过去，急问道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丁讶摇了摇头，自语道：“讨厌的病……”

小和尚推门而入，合十道：“小施主，你们大概饿了吧？”

古浪一算时间，差不多正是进餐之时，便道：“麻烦小师父张罗一下，热的就行！”

小和尚答应而去，古浪弯身扶着丁讶，急切地又问道：“丁老，你到底觉得怎么样？”

丁讶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唔，把包袱打开，快给我煮药！”

这一路下来，古浪已经为他煮了好几次药，所以驾轻就熟地把药调好，着小和尚送来了炭火炉子，加水煎煮起来。

一直到丁讶吃完了药，古浪才胡乱吃了些东西。

丁讶服药之后，昏昏沉沉地睡在炕上，他全身发热，不住地呓语，情况非常严重。

古浪双眉紧锁，坐在一旁暗暗发愁。

望着丁讶烧得火红的面颊，心中忖道：“他又病又老，纵有